



## 一枝一叶总关情

徐鲁 | 湖北武汉

很久以后，当人们回忆起2020年的春节假期时，大概仍会带着复杂的情感。这是一个“延长期限”却没人感到高兴的假期，所有国人的心都被一场影响波及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牵动。

我们一次次关注各地疫情的最新情况，因为那不仅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，而是一个个因病痛饱受折磨的人和家庭。而在他们身后，更是无数昼夜奋战、为了守护生命而不懈努力的医护人员，以及更多各行各业不断驰援和负责后勤保障的人们。

我们所关心的，也是更多的普通人——那些因为防护需要而身处“围城”的人们，那些为防病毒扩散而自觉居家隔离的人们，那些戴着口罩出行、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的人们……在这一时刻，很多词语似乎是多余的，但生活仍在继续，信心和勇气持续积累，而阴霾终将消散。

我们约请了数位作家，请他们带来自己身边的声音，也收到了许多来自读者的回响。这组记录，不仅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属于当时当刻的声音，更希望以此形成慰藉，并和大家一起共同期待阳光普照的日子尽快到来。

疫灾无情，不仅毁了许多中国人这个万家团聚、其乐融融，浅浅杯盘共笑语、暖暖灯火话平生的传统佳节，更给不少猝不及防的家庭带来了痛失亲人的不幸。

春节前夕，不祥的阴霾就已经开始笼罩在全国人民的心头了，更不用说身处阴霾中心的武汉人。除夕那天，我的心境，和易中天先生在微博上写下的那几句话一样：在我的同胞和乡亲面临生死存亡的日子里，哪里还有什么过年过节的心思！所以大年夜之时，只是默默地喝了小半碗鸡汤，就算吃过了年夜饭。然后独自在书房枯坐了许久，心中觉得无限悲凉。

正好那一时刻的微信圈里，很多人都在转发“霍去病”和“辛弃疾”这两个名字。我当时也想到，只有这时候，大家才算真正懂得了，这两位中华先贤的名字有多么美好。“家国霍去病，亲友辛弃疾”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：愿时艰共克，灾情早除，天佑苍生，国泰民安。

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，一半是因为贪生怕死，一半也是出于清醒的理智，觉得应该“从我做起”，尽力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能不给社会添堵添乱，就算是对这座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城市作“贡献”了。所以连日来除了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待着，别的什么事也没心思做了。如此一来，倒也就真切地体验到了“苟且偷生”的滋味。——轻贱一点的说法，就是在享受着所谓“岁月静好”吧。

但是，城封了，心是封不住的，爱与怕、痛与忧……也是封不住的。身在一己的屋顶之下，耳边却有万千风声和雨声，心头也怎会没有丝丝惦念与牵挂？郑板桥的诗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书斋虽然不比衙斋，自己也非州官县吏，但是，“家国情怀”还是有的。尤其是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和各种图文故事在告诉我们：那些奋不顾身、舍生忘死地奋战在第一线的平凡的医护人员，正在承受着怎样的艰难和压力！还有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或已逾古稀、或近于耄耋之年的医学专家，他们在国家遭遇危难之际，依然挺身而出，甚至拄杖而行，为国家担当，为政府分忧，慰百姓于惶恐，救生民于水火……

什么是“英雄儿女”？这些年轻的、美丽的，在关键时刻毅然剪掉心爱的长发，义无反顾地走进重症病房的普通的医护人员，她们就是了。什么叫“国家英雄”“国土无双”？像钟南山院士这样84岁的

老人了，仍然揣着一颗悲悯苍生、救死扶伤的赤子之心，鞍马劳顿、慷慨赴难，他们就是了！

也只有这时候，相信我们每个人才能真正地理解，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”这句平时被大家说得烂熟的话，到底有着多重的分量。

来自抗击疫情第一线的那些平凡的医护人员的故事，没有一个是“不美、不感人”的。我也十分赞同不少网友的那个说法：不要说她们是什么“白衣天使”，当她们摘下了口罩和防护帽，露出被勒破的鼻梁和脸颊的那一刻；当她们脱下密封的防护服，露出不知已经湿透了多遍的衬衣的那一刻……你会发现，她们有的还只是十八九岁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；有的是一接到医院暂停休假的通知，就毅然取消了早已定好的婚礼的“准新娘”；有的是自己的宝宝才只有一两岁的年轻妈妈……她们都是最美的女儿、姐妹和妈妈！她们都是祖国母亲最美丽的和最可爱的“英雄儿女”！

在这里，请允许我以其中一个故事为例吧。这是来自湖北省蕲春县人民医院一位普通护士的故事，我们甚至都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她的丈夫在北京工作，春节前几天，她就买好了车票，带着不满一岁的宝宝，到了北京和丈夫团聚、过年。可是就在大年三十这天，她突然接到了单位召回的通知。她明白，如果不是太缺护士人手，单位是不会这么“不顾人情”地急着要她回去的。于是，二话没说，她立刻改签了返回湖北蕲春的火车票。

然而，大年初一上午，她刚坐上了返程火车，武汉就宣布封城了。当机立断，她选择在离湖北最近的河南新县车站下了车，然后包了一辆车，转道安徽的宿松县和太湖县，往鄂东方向的家里赶路。

没想到，车到太湖县弥陀镇的时候，安徽和湖北的省界公路也关闭了。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她只好抱着幼小的孩子，顶着寒风步行向前。

从太湖县弥陀镇步行到蕲春县的漕河镇，大约有80公里。这个平时里也总是要被丈夫呵护着，被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疼爱着的女儿和小媳妇，竟然咬紧牙关，抱着宝宝，顶着凛冽的寒风，硬是一步一步地走回了蕲春，回到了属于她的那个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岗位上！

这位普通的护士，这位年轻的妈妈，

步行回到了蕲春漕河镇时，身上的内衣早已被汗湿透了，宝宝也在她怀里不知睡了醒来、醒了又睡着几次了……

这不是“中国好女儿”，还能是什么？这不是“最美女护士”，还能是什么？

封城之后的这些日子里，承蒙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文学报》《诗刊》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《人民政协报》等不少报刊社和多家出版社的编辑好友关心和惦念，殷勤问候和加持，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力量，也让我对我们这座城市、对我们这个国家，一定能够万众一心、共克时艰、战胜这场疫灾，充满了信心。承蒙这些报刊编辑朋友的信任，大多也真诚相邀，希望我写一点这方面的诗文，或报告文学书稿。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，也感受到了媒体人、出版人和文学界的同行们在大灾大难面前的一种“铁肩担道义”的职业精神。但因为我不在抗疫的第一线，实在无法接触到那些真实和鲜活的第一手的人物故事，所以，就只能一一抱愧婉谢了。

封城之后，因为日夜忧虑着疫情变化，也更加心疼从微信上看到的那些负重前行的医护人员，也为那些不幸被疫魔夺走了亲人的生命的家庭感到难受，心绪不宁，是自不待言的。

我原本计划在春节期间要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，才刚刚写出了个楔子，就再也写不下去了。原本想要在假期里读完的几本书，说实话，也无心读下去了。

有一个比方或许不太恰当，但这些日子里它确实像闪电一样从我的心头划过，那就是西奥多·阿多诺的那句名言：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。请原谅，此时此刻，我也实在是无法写出诸如“报告祖国，我们正在隔离，我们会加油的！……”这样的“抒情诗”。

承蒙《文学报》总编、好友陆梅来信约稿，希望写一写自己在封城后的“居家生活”，以及对周遭生活的观察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一篇“生活记”，也算是一个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报个平安，并向连日来一直在殷切地关心着湖北和武汉、惦念着身处疫区的武汉百姓的朋友们真诚地道一声“谢谢”的机会吧。此刻我想，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那句话：愿时艰共克，灾情早除，天佑苍生，国泰民安！

2020年1月29日，写于武昌梨园书房